

# 海德格尔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筹划与阐释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通常, 被视作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旨趣是对宇宙“始基”的探究, 海德格尔凭借思之强力穿过哲学史重返这一题域, 他的“返乡”是返回思之源头。他以希腊本真的方式来切近希腊早期思想家的思, 通过对话使早期思想家的思现出本真形态, 从中获致带上前来的灵感和力量, 经由“夺出”其所未言者, 他对早期思想家的筹划与阐释别有意味。经过爬梳, 他为新时代肇端的开启和思之转向及其对现代技术的克服敞开了得以可能的境域, 也使他的存在之思现出早先的“神”情和“命运”的基调。

[关键词] 存在; 此-在; 思; 天命; 阿克西曼德; 赫拉克利特; 巴门尼德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06)04-0075-07

通常而言, 早期希腊思想家对自然“始基”的探究被视作西方哲学开端的准备, 但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氏)却在思之源头听到了黄钟大吕般的存在之音, 感受到了原初存在经验的力量。受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多重含义的启发, 他通过与早期思想家的思-诗的对话, 对 ontology (ὄν) 作了存在论的阐释。从澄清 ὄν 这个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的原意入手, 他穿行在早期思想家的思-诗-语言中, 并与此-在的生存和存在的意义关联起来, 而不是仅仅着意于逻辑语义分析。从存在及其意义出发, 他“夺出”了早期思想家未曾明言或被后来哲学遮蔽的“真”问题。

## 一、对一个真正问题的追问

在海氏存在之思中, 早期思想家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其深层命意的契接中, 他领悟了早期思想家的神韵。因而, 他在《形而上学导论》开篇就讲, “究竟为什么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 认为说希腊语的哲学, 若想行走在指向未来的哲学的林间路上, 就要和此问题相契合而有所应答。但这之所以可能尚要取决于对此问题的先导问题即存在何为的追问?

存在就是存在者的存在, 就是存在者整体既

涌现又消隐的运作。在早期希腊思想家的箴言中, 存在者整体包括物, 但物不限于自然之物, 人、人所制造的物、因人的所作所为影响而致的状态和事态, 也属于存在者, 魔鬼的和神性的物也是存在者。通过道说存在者存在, 早先的思-诗谈论了存在者, 使存在作为存在者存在达乎语言。只要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 存在随存在者在场而现身, 那么追问存在本身的问题就等于追问存在和存在者的差异, 恰在这一裂隙中存在的澄明处于光亮中。唯当存在与存在者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在场显现自身, 从而已经留下一条踪迹, 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存在存在所达到的语言中时, 存在与存在者差异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差异才进入一种经验中。依海氏的运思, 与其说在后出哲学词语中, 倒不如说在原初的思之命名中, 差异更多地澄明自身。在希腊此在的思想中, 存在即双重意义上的常住: 作为涌现的自立 (physis); 作为这样的自立却常住, 就是说在场、逗留。只有当存在之天命与此在本质相关联时, 存在才敞开并使存在者是其所是地现象, 且以本真形态现身, 并使此-在与存在者相关涉, 一同进入时时建构、生成的世界中。因此存在者存在不是靠外在描述、观察能把捉的。只有当此-在缘

[收稿日期] 2005-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2BZW004) 的相关成果。

[作者简介] 范玉刚 (1969—), 男, 山东临邑人,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构境遇的人生体验融入到对存在的领会,一同共在即带入世界之为世界的四环游戏中方可本真地显现:这可通过作诗、运思、艺术作品甚至本真劳动中的生成之“几微”来体验。而存在者在希腊文也有两种视角来理解:存在者一方面意指那总是存在着的東西;另一方面又指当存在者存在时,在存在者身上使得存在显现这回事。希腊人一般是在第二种含义上来理解存在者。事情本身是存在使存在者存在,但仅凭在场和存在者这两者的本质来领会,则源头处存在的本质始终蔽而不显。始源处澄明中在场和在场者似乎是各个自为的某物,但在下坠中不自觉地在本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从在场者方面来看,在场就成了超出一切的在场者,从而成为至高规定的在场者。只要在场得到命名,在场者就已被表象出来。问题的根本是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没有区分出来,在场仅仅被看作在场者最普遍和至高的东西,在场的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始终被遗忘。究其根本,存在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差异的被遗忘状态。这种被遗忘是如此致命,竟至存在被遗忘本身这回事又遭遗忘,成为“神秘”(奥秘)而鲜为人知,但恰在“神秘”中仍持存着形而上发问的冲动,可形而上学本质却晦而不明,致使后世把寻求超越及最高根据的存在者问题当作形而上学问题。因此,“究竟为什么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之“而无反倒不存在?”绝不是对于真正问题多余的附加,这个语气上的转折是整个问句本质性的成分。作为完整的问句,它说出的是与“为什么在者在?”这个问题完全不同的别一向度的问题,惟此向度才把此-在引向对存在动势的领会。在存在的原初经验中,作为形而上学的根基存在毋宁就是“无”,甚至就“无”的难以规定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存在”更为本源。“从根本上说,无是所有科学都无法通达的。谁要想真正地谈论无,就必须成为非科学的。”<sup>[1]26</sup>可现实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思维才是唯一和真正严格的思,唯有它才能成为哲学运思的准绳。恰在这种对能够追问事情的执著中遮蔽和僭越了值得追问的事情,以至于值得追问的事情被当作无聊或无意义的事被悬搁起来,甚至被以科学面目示人的逻辑分析者当作假问题弃置不顾,殊不知一切科学的运思都是哲学运思衍生出来和凝固化了的形态,

通达真理半途的科学根本就不能导入一种本真的“知”。所谓“导就是一种询问着的向前,就是向前探问”<sup>[1]21</sup>。而“知”就是契合于 logos 而能立于真理中,真理就是存在者的揭蔽,因此,“知”就是能立于存在者揭蔽中,持守存在者揭蔽。而单纯有知识,即使这种知识再多再广,也不是知。真正的知无关乎知识之多寡,而是成全一种智慧的存在。可当下人们执著于知识,全然忘却充满生命感的智慧的本源地位,乃至根本不敢承认自己的“无知”。惟有凭借此“知”和对“无”的追问,才为迄今一直被遮蔽的形而上学本质处投入一丝光亮。

## 二、阿那克西曼德箴言阐释

关于阿那克西曼德,哲学史上一般认为他提出“无规定者”作为对自然和社会的思考,其“无规定者”被他设想为某种空间上无限定同时又无定质的东西,就是“在性质上没有特殊规定性的东西”<sup>[2]89</sup>。虽然他对“无限”的本性未作详细解释,只是指出了不具有那些特定物质的任何一种显著特征的那种基质。但是作为始基的“无限”是无始不可毁坏的,它的运动是永恒的,这种运动的结果是特定基质的“分离”。<sup>[3]29-30</sup>经由存在之思的“夺出”,海氏重新考证和领悟了(并非基于词源学,而是以“知”通达原初意味,思入存在被遗忘状态的命运性开端中来思存在本质中的差异)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但万物由它产生,毁灭后又复归于它,这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它们按照固定的时间为其不正义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应为:.....根据用;因为它们(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从而也让牵系相互归属。<sup>[4]586</sup>箴言道出在场者,道出在场者之在场,并把在场者之在场植入思想的光亮中,在场者通过克服非嵌合中的“非”而在场。在此居有事件中,存在之天命在说话,对此箴言的思是与思者历史性对话中存在真理的作诗。“用”乃存在本身的现身方式,即存在本身作为与在场者的关系-关涉和牵连在场者本身-而成其本质的方式,此“用”是使在场者入于其时时逗留的在场中的接合、保持着的聚集。箴言以“用”命名希腊人在命运名义下的发送,即使在场者每每进入一种无蔽领域中逗留的支付。在此,存在就是澄明着-遮蔽着的聚集意义上在场者之在场,而 logos

是作为这种聚集而被思考和命名，Logos 是从无蔽（真理）方面被经验的。在揭蔽本质中隐藏着争斗和命运被思及的本质，而在争斗和命运两个名称中涌现同时获得命名。在这些词语中命名的存在之要求规定着哲学，使哲学进入其本质。因“用”逗留而基于裂隙中，此裂隙就把在双重的不在场（未到达和离开）“之间”的在场者在过渡中接合聚集起来。逗留之裂隙限制和界定在场者本身，并将之庇护入在场中。在场因“之间”（裂隙）按两个方向被嵌入不在场之中。在场在这种裂隙中成其本质，逗留、经受从到来向离开的过渡的裂隙，乃是在场者嵌合的持存状态。因为存在之天命，始终逗留者出于到来和离开“之间”的裂隙而在场，它们在一种双重不在场的“之间”中在场。存在与存在者差异以“思-诗”的方式经“存在之天命”发配给希腊此-在。然而在后出哲学中，差异被遗忘了，但差异的被遗忘状态绝非思之健忘的结果，存在被遗忘状态由遗忘本身所遮蔽，它如此本质性地归属于存在之命运，以至于实际情形是：这种命运的早期就是作为对在场中在场者的揭示发端的。即存在历史始于存在被遗忘状态，存在随其本质与存在者的差异一道抑制着自身。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磨灭，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现身出来，并在一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它的渊源。“存在之天命始于差异之被遗忘状态，并得以在差异中完成自身；但差异之被遗忘状态并非一种缺乏，而是一个最丰富最广大的事件（Ereignis），在其中，西方的世界历史得到了裁决。它乃是形而上学的事件。现在存在的事物就处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早已先行在前的命运的阴影之中。”<sup>[4]578</sup>

### 三、赫拉克利特的思-诗阐释

赫拉克利特被称为晦涩的哲学家，在早期思想家中他的思-诗充满神意而又彰显神趣。赫拉克利特认为本原（始基）是永恒的活火，它自本自根，自己运动，自然而然，以此强调它本身就是不停歇的运动变化，火生成为万物，万物又归隐为火，一切都生生不息。一切都服从命运。残篇第三十：“这个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对万物都是相同的，它既不是神也不是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

火，按一定尺度燃烧，一定尺度熄灭。”（DK22B30）<sup>[5]418</sup> 赫拉克利特这里所说的火就是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命名的 physis（存在），火就是带万物出入于无蔽状态的敞开，作为万物生成转化的过程，其中涌现的是存在者的相互争斗。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存在就是 physis 即停留在自身中展开自身这回事。在这样起作用中，静与动就从原始的统一中又闭又开又隐又显了。这样起作用就是在思中尚未被宰制而正在起主宰作用的在场，在此在场中在场者就作为存在者而起本质作用，也就是把存在者从遮蔽境界带出场使之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生成转化生生不息的世界建构，当火如此起作用时，希腊的 Aletheia（真理）就敞开了，在此存在者通过世界才存在。海氏以其现象学方法本真地领会了赫拉克利特的神韵。在他看来，火是一种现象、显现，一种既揭蔽又遮蔽的运作方式，作为一团永恒的活火，它是既遮蔽又揭蔽的自然过程。

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五十三：战争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一些是神，另一些是人；它也让一些人成为奴隶，一些人成为自由人。（KRS 212）<sup>[6]41</sup> 赫拉克利特在这里所说的战争也即一种原始争斗，正是争斗使火运作起来，首先让起本质作用的东西在争斗中对立起来，让地位与身份与品级都摆出来在场。从动态看，对立就是不和、冲突、斗争，这些对立因为事物不同而有不同的类型和性质，在人事方面最为复杂，如利害和情感的纷争、压迫与反抗等，其中战争是最重大激烈的一种生死争斗。随着对立中鸿沟、差距、宽度和裂隙的绽开，世界就这样出场。在此，对立根本上既不拆开统一，又不破坏统一，而是形成这个统一即 logos（采集）。此 logos 就是阿那克西曼德之“之间”的裂隙，在场就在这种裂隙中成其本质，在场者从到来中显现，在离去中消失。就在场者逗留而言，其产生和消失两者是同时的，逗留在裂隙中聚集成其本质。因此，哲学本真地就是一种缘构境遇，一种契合 logos 的智慧。这种境遇任何时候都必须以此-在的敞开获致它的存在，都必须与当下此-在的人生体验关涉起来，只有在这种践履的遭遇中哲学的本真才敞开出场。就本真的思与存在及其真理关联而言，此-在切己的躬身践履与生存

境遇居于本源地位,故此,哲学就本真性而言没有现成对象,甚至根本没有对象。就如同赫拉克利特的火是按一定逻各斯的尺度运作生成,可要把握逻各斯则必须是智慧,而博学并不等于智慧,赫拉克利特已看出单凭感觉知识和博闻多识不足以洞悉逻各斯,智慧就是契合于逻各斯。“神就是永恒的流转着的火,命运就是那循着相反的途程创生万物的‘逻各斯’。”神、命运、火、逻各斯和智慧是关联着的,残篇四十一:“智慧就是一件事情:取得真的认识,即万物何以通过万物而被主宰。”(KRS 227)<sup>[6]47</sup>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Aletheia),并倾听自然的声音,把握并按照逻各斯行事,即按照本真的自然而聚集着-遮蔽着。早期思想家对自然本原的探究一直与神和命运的观念相结合,他们神圣智慧的言说与真理的揭蔽一致。残篇五十:“如果不听从从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就是智慧。”(KRS 196)<sup>[6]39</sup>在此赫拉克利特以logos的方式思同时命名了这个“一”,逻各斯就是一个相互争斗的“一”,就是美、善和公正,就是智慧。

赫拉克利特说一切存在又不存在,就点出了存在的特点,存在作为一种现象喜欢隐藏自身,如其所言存在与隐蔽如此靠近就显示出存在与表象既相抗又合一的关系,从生成自身的特点(已不而又还不)看来,生成是存在的一个表象,表明一种现象的敞开。残篇一:“虽然这里所说的‘逻各斯’永恒存在着,但是人们总不留意,无论是在他们所见以前还是在最初听到它之时。尽管万物都是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而我又按其本性划分每一事物并说明他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人们却像毫无经验一样,虽然他们对我所说的话和所行的事有所体察。另外的人则根本没有注意他们醒时所作的事,犹如忘却了他们的梦中所为一样。”(KRS 194)<sup>[6]39</sup>赫拉克利特在此命名了logos的本真含义——经常在自身中起作用的原始地采集的集中,也就是把存在者聚集起来。其深层含义道说出隐藏在事物内部的对立和斗争,自然万物因内在的对立统一而存在和运动,正是此存在和运动才生成自然的和谐,隐而不显的自然和谐总是从存在既揭蔽又遮蔽的运作中得以恢

复。人们只有真正倾听道说才能理解logos,否则“他们确实听着词语与讲话,然而却是锁闭起来的而与他们所该听话者无涉。”<sup>[1]131</sup>

通过对赫拉克利特诗-思的运思,海氏拯救出逻各斯。在他看来,physis与logos始源同一,logos是存于中而形于外地存在着,就是在自身中从自身来集中并将自身保持如此地采集中,在此采集中有着神的命运和智慧,按照logos始基生成一切事物,又从中复归于自身。赫拉克利特的思之光亮启发了巴门尼德,与其说巴门尼德站在赫拉克利特的对立面,不如说他们在同一立足点上。

#### 四、巴门尼德之诗阐释

巴门尼德的诗旨在探寻确定性的真理之路——也就是真实和真理本身。对希腊此-在来说,真理之为真理,因其与作为physis的存在之为存在相关联才可能。也就是说,真理是一种在揭蔽中显现自身的力量,在自身显现中,去蔽者现身出来。真理属于存在的本质,存在就散落在形形色色的存在者中,存在者作为出场者给自己一个外貌。因而,巴门尼德在诗中道出,“思与存在是同一的”。存在、思与真理是相互内在地归属的,且其相互归属关系本身就是其承担重任的根基,此根基首先本来就在physis本质中隐藏着。在此巴门尼德道出了存在者在场的过程,也就是对存在者直观地看和领悟的过程,此过程同一而又各自归其本质。何谓思?此思在赫拉克利特处已被命名,就是logos即把存在者聚集起来带出场,且能被人直观到。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寻求巴门尼德哲学本真思想的考证文章,皆在词源学、翻译上下了很大功夫,为疏通义理,都认为应将“存在”改译为“是”。笔者认为为澄清问题这个改动固然重要,但仅着眼于词源学是不够的。关键在于领悟、契合巴门尼德的思,而一旦明了其思,语词上的问题也无大碍了。所以,笔者同意他们改译的观点,也领会其匠心,在体察其命意的基础上,为全文行文方便,仍坚持“存在”的译法。但须表明:其一,存在是实义动词并非系词,其意为:显现、在场;其二,在巴门尼德处尚未出现后世

之逻辑，仅仅是一种雏形，故存在不是作为逻辑保证的问题，而是与知（智慧）相关涉的思的问题。下面具体看一下引起较大争议的残篇二中的一段话：一条路乃是是，且不可能不是，这是确信的的道路，由它得出真；另一条路乃是不是，且必然不是，我告诉你，这是完全走不通的路，因为你认识不了不是的东西，这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说的（王路译）。<sup>[7]60</sup> 在此巴门尼德指出通向真理的第一个岔路口，就是要在“是”与“不是”之间做出选择。其结论是明确的：只有是（存在）才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同时，也指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正是存在使存在者是其所是，存在使存在者存在把存在者带出场并使之现身出来，存在与存在者密不可分。王路从一种前逻辑的角度，把人们通常理解为“存在”的“是”理解为一种句子框架，即一种表达方式（是），以示与其表达的内容（是者）作区分。认为巴门尼德所说的表达方式具有普遍性，正是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表达方式适用于广泛的、属于不同的领域的表达内容。关于“是的论述”为关于“是者的论述”服务。也可以说，他在残篇开始部分探讨了是，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后来探讨是者，后者形成残篇八的主要内容，似乎也讲得通。也就是始终强调存在者与存在不可分的关系，惟此才能保证通向真理之路。而在残篇八第34行以下，巴门尼德从另一角度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能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即‘是’，是同一的。因为没有赖以得到表达的‘是’，你便找不到思想。离开‘是’，无物是，也不能是。因为命运女神已经把它固定为一个整体而不可动摇。”（俞宣孟译）<sup>[8]539</sup> 此诗再次指出思就是存在，思与存在相关联且相互归属。思因存在而使存在者（思的东西）与思相同一，并因存在而一同带出场。实际上在此说出了相对于“言说”（作诗）的存在显现、出场的另一方式“运思”，并表明：存在（思）使存在者（思的东西）是其所是，是存在者得以显现的根本。可见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种动势的存在，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作为动词才可保障获得 Aletheia。海氏以“去存在”解之，颇得其神韵，显示出不同凡俗的匠心。实际上，不仅“不存在”不可思、不可言，就是有了“存在”而无存在者，也是不可思、不可道说。既然存在一定通过存在者来在

场，则无存在者存在就无可凭借，人们也就找不到思。从存在者之所是的角度看，它与存在之现象同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关键在此，巴门尼德措意于思的另一特征：即存在与存在者之所是既同一又差异。恰在此处，落实了西方存在被遗忘的天命，人们眼中只有存在者，视存在者为存在本身，而全无存在之踪迹了。存在必通过存在者的显现而现象，而存在本身则总是在让所是之存在者得到显现的同时归隐自身，只有在存在中才是其所是之所是。

以此我们来考察巴门尼德的真理之路，残篇四的译文如下：

来吧！我告诉你，你要谛听我（下述）的话，哪条路作为一种追问的一些路子是可以设想的呢。

第一条是：（存在着的这个存在）如何存在，而这个不存在又如何不可能（存在）。这是确信的途径，因为它追踪无蔽境界。

另一条则是：它如何不存在而不存在又如何必然。

这一条路，我告诉你，是不当考虑的一条小路，你既不能认清不存在，因为它无法被摆出来，你也不能把它说出来。<sup>[1]111</sup>

在此巴门尼德区分了存在之路和不存在之路。存在之路是通向无蔽真理的林中路，因为存在通过存在者现身出来，存在者因能被言说和被思而被存在带出场，不仅思与存在同一，被言说和被思的存在者也与存在同一，因此去存在是可能的。即只有当存在者真正如其所是那样向我们显现并被我们领悟时，这样的认知才是真的。而不存在之路因其不去存在也就无法现象出来，也就是说既无法思也无法言说，其结果势必“什么都不知道”，“两头彷徨”，因而无所适从，故不能通达真理而被视为一条不当考虑之路。其中还有第三条路即表象之路——意见之路，这是第一条路的歧出。这在残篇一第28-32中有所提示且将其归入第一条路中：“在这里，你要经历一切：一方面，完满的真之不可动摇的内核，另一方面，全无真可信的常人意见。根据这种意见你也要学会理解：所考虑的东西只要是普遍的，就一定是有效的。”（王路译）<sup>[7]74</sup> 王路认为巴门尼德从其以“真”为界区分出两条路来看，着重强调“真之内核”即“是”这种句子框架决定了

真。<sup>[7]76</sup>把“是”与“真”联系起来考察,把“是”与“思”结合起来,就对巴门尼德的思的理解推进了一步。其实,巴门尼德在此主要是指出了表象之路。其情况是,表象在这条路上就作为属于存在而被经验到。表象者展示自身直接属于存在而且也又不属于存在。因此表象这回事不得不同时被摆出来作为单纯的表象而且此事总不得不再重复。表象一方面作为存在现象而在场,一方面又以假象之现象而与存在相对立。在场中现身的永远只是存在者,存在如同澄明的光,它可以启明照亮万物,但是离开被照亮的万物我们就难以把捉澄明的光本身。作为与存在相归属的思亦如此,思作为一种显现过程,总是启示出所思及的东西,而思本身却只能通过表象被直观到。而此表象有时以假象迷惑我们,使我们的认知有可能不真。此不真并非错误,而只是一些意见,皆因其所是未经过体验,也就是存在者与存在没有一同在世界中,只要所是重新回到当下缘构境遇中,同样可以获得真理。

巴门尼德指出绕路的表象之路,意在提醒人们切莫停留在现成性知识,要时时回到生成的缘构境遇中。其诗道出的思之要旨在于获取一种智慧,一种知,此知关涉缘构境遇的当下体验。而当后世人们把现成性知识当作智慧,以知识取代智慧时,智慧本身就岌岌可危。当巴门尼德说存在与存在者不可分,应当通过所是去“明白那些所信的事物是怎样可靠地是的”时,是为了智慧的缘故。存在与存在者分离后势必被视为各自独立的東西。于是,一方面,存在降为所是之存在者,存在不见了;另一方面,所是之存在者脱离存在而存在,被随意冠以名称空发议论。

### 五、对追问的一点回应

海氏在那个萦绕于怀的主导问题的导引下,通过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思之筹划与阐释,经由契合“存在之天命”拯救出被形而上学史遮蔽的思,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迥异其趣的哲学史构图。使我们清晰地洞察到差异之被遗忘和思之下坠的踪迹,相对于早期思想家的伟大,柏拉图已经是伟大之余绪了。尽管柏拉图对巴门尼德很敬重,但却自柏拉图始巴门尼德就被误解了,把他的存在做了凝固化的理解。当柏拉图用 idea 来理解巴门尼德的 physis 时,这种误解就成为历史的

命运。自此,思之历事的生成、嬗变、下坠清晰可见。也只有在此际,哲学来到了它的开端。诚然巴门尼德的思本身便隐藏着自身被湮没的可能,它追问万物何以存在?可存在本身是隐而不显的,而为道说存在必强为之名,以所是之存在者来显现存在现象,以此绽出一些存在迹象,结果人们就以为此存在者是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返回”的视野中,不仅阿那克西曼德的“用”,赫拉克利特的“火”,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等,都是动势的与思相同一不断涌现着生成地在场,也可以说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显现的现象过程,也即思之活动本身;而柏拉图的存在仅是一个理念,在海氏眼中已降为所是之存在者。巴门尼德所说的分离和接合是指作为显现的现象过程的存在与所是之存在者的分离与接合,而柏拉图则指理念与实存之间即存在者之间的分离与接合,巴门尼德的存在便从此被长期湮灭。自此知识再也回不到智慧的根基处。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视为一个范畴或概念,结果,他被纳入本体论哲学家阵营,被视为“形而上学”的肇始者。尽管巴门尼德提出存在是存在者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对所是之存在者作了形而上学的追问,从他的存在者可以通向柏拉图的“理念”,可以通向亚里士多德“潜能的实现”。但他与后二者的区分在于他还没有遮蔽存在,即思的根还深深地扎于存在中,还时时回到存在现象中,而这一点一直被哲学史所忽略而处于遮蔽中。经由海氏存在论的阐释,一直被哲学史遮蔽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思重新处于光亮中。

海氏作为一个始终行走在途中、对西方形而上学史进行历史性阐释的思想家,他通过对早期希腊思想家的思之筹划与阐释,不仅激活了存在之思,还在思之对话中“夺出”其所未言者,经由沉思源头处已思过的存在,和经受现代技术“座架”作为形而上学的完成中,他终结了哲学,开启了思之转向。在其存在论的原初视野中,他返回的步伐毋宁就是带向前开启新时代肇端的助跑,他对技术时代精神沉沦的批判、现代技术“座架”僭越的运思,都从早期思想家的思-诗中汲取灵感和智慧,并从对其领悟中获取运思的尺度。早期强有力的叵测的“命运”始终攫住了他那颗 20 世纪伟大的心灵,甚至使这颗伟大但并不高贵的心灵一度曾走到通向叙拉古的路上,

导致他在存在之思中轻觑作为主体的人之所为乃至人之创造（包括文化，因为现时代文化具有了价值），其中无疑都有着早先的尺度。以此为尺度则当下精神的退堕不止万里，人之所为也无甚意义。正是基于精神沉沦、家园荒芜、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他才回到人的本根处——原初的存在境域与早期思想家的思-诗相契合。显然，在其后期思想中，有明显的早先的“神”情和“存在之天命”的基调，海氏从存在历史对时代作了一种“基调”分析。他认为在早期思想家的思-诗中存在一种让存在者之存在自行开启的“倾向”，一种存在之“调音”。但在近代哲学中，对存在是什么的叩问变成对“确定之物”的追问，“怀疑”代替“惊异”成为哲学的基调。在当下时代，只有倾听存在之调音，以绽出之此-在去应答和契合之，则会现出新时代肇端的曙光。在一定意味上，新时代肇端的得以可能就源自他对早期思想家的思之筹划与阐释，只有洞悉其运思理路，才能真正领会其“返回”的匠心。但哲学无论就其初衷还是面向未来的可能的灵思而言，“人”缘对于哲学来说都是无从挣脱的，问题只在于从何说起，“在历经20世纪后的今天，哲学

想要留住那份自己本当有的尊严已经不能不再度瞩目于哲学史的重新评说。”<sup>[9]</sup>海氏以“存在之道作”的揭蔽-遮蔽的“显示”对哲学史的构图别有意昧，其哲学史“差异”的凸显对我们赋有深刻启示，但就价值的心灵祈向来说，其固有的可能偏颇也昭然若揭。当然，此话题已不在本文所述之列。

####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 [M]. 熊伟, 王庆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2] 杨适. 哲学的童年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3] E·策勒尔. 古希腊哲学史纲 [M]. 翁绍军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 [4] 海德格尔选集(上)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7.
- [5] 汪子嵩, 等. 希腊哲学史(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6] 苗力田. 古希腊哲学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7] 王路. 巴门尼德思想研究 [A]. 哲学门(第一册) [C].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8] 俞宣孟. 论巴门尼德哲学 [A]. 本体论研究·附录 [C].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9.
- [9] 黄克剑. 祈向虚灵的真实 [J]. 东南学术, 2002, (5).

## Heidegger's Desig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Early Greek Thinkers

FAN Yuga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 P. C., Beijing 10091)

**Abstract:** The interest of early Greek thinkers before Socrates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and base" of the universe, and Heidegger tried to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these thinkers by "going home," through his thinking power piercing through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ttempting to approach their thoughts by natural Greek means and have the nature of their thinking exposed through dialogs with early Greek thinkers, Heidegger expected to draw inspiration and force. From the unspoken utterance, he meant a lot through his desig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arly thinkers. Through annot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he opened the possible ways to overcome obstacles caused by modern technology, and also started a new era and marked the turn of thinking. Further, he made his thinking of existence appear in the tones of ancient "gods" and "destiny."

**Key words:** existence, Being, thinking, destiny, Heraclitus, Parmenides

(责任编辑:李知恕)